



戰爭、傷痕與性別

簡介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歷史背景

■ 伍碧雯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

「1938，十一月屠殺」的歷史連結

距今 80 年前，1938 年 11 月 9 日至 10 日在納粹主導之下，全德國（包含已合併的奧地利）進行了一場對境內猶太人的瘋狂攻擊。黨、國合一的納粹政府公開鼓動社會大眾，對所有與猶太人有關的建築與機構進行焚燒、砸毀、打爛的破壞行動；也允許毆打、侮辱與殺害猶太人。這一波「自己政府」迫害「自己人民」的事件，造成了至少四百名猶太人死亡、大約三萬名猶太人被關進集中營；超過一千座的猶太會堂嚴重毀損，難以計數的猶太人住宅、商店、學校與墓園被塗鴉與破壞殆盡。這場過去誤稱「水晶之夜」（或「碎玻璃之夜」，Kristallnacht）的災難，今日已導正稱為「1938，十一月屠殺」（Novemberpogrome 1938）。當時納粹宣稱這是十六世紀以來的另一次宗教改革，「馬丁路德是最偉大的反猶者，他在他的時代對抗猶太人，保護德意志民族」；而 1938 年 11 月 10 日正是路德 455 歲的誕辰紀念！

從歷史發展來看，納粹的反猶行徑與路德的反猶，以及歐洲社會早已存在的反猶現象，確實一脈相承。然而，從「反猶」走向納粹時期的「滅猶」，卻是近代科學負面發展，並結合國家機器共同實踐的結果，也是歐洲社會長期漠視反猶現象，放任其蔓延千年所導致的極端呈現。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反猶現象，以及納粹時期令人驚駭的非文明、反文明的滅猶行為呢？耙梳歷史脈絡，回到歷史找尋源頭與發酵過程，實是必要的理解途徑。



反猶——歐洲歷史的長期現象

一、信仰因素——猶太人是基督信仰的敵對者：

自從西元四世紀末，羅馬帝國將耶穌基督信仰訂為國教開始，基督教從長期被迫害的地下非法宗教，躍升成為唯一的國家宗教，同時基督信仰的價值觀，也逐漸成為歐洲社會的主流價值觀。然而不可否認，基督教之根源實奠基於猶太教，也因此猶太教成為羅馬帝國境內唯一允許存在的「非耶穌基督」信仰。而且猶太教的聖典—摩西五經，即是基督教聖經之舊約部分，也是基督徒熟讀的經典。由此可知，彼此知之甚深，關係密切；只是兄弟同神，卻不同調。核心問題在於：猶太教與基督教對於耶穌是否為基督（救世主），在根本立場上完全相反，而且毫無妥協的可能。根據基督教的聖經新約記載，西元一世紀猶太人不信耶穌是救世主，且出賣耶穌，導致救世主受折磨而死。基督徒視此為大惡罪孽，也埋下未來基督徒深刻仇猶、排猶的種子，甚至成為反猶的合理藉口。偏激之基督徒始終將猶太人視為一個集體的陰謀、出賣、犯罪族群，並多以負面形容與醜惡描繪猶太族群的形象，此即學術研究上指稱的「反猶大主義」（Anti-Judaism）。

二、社會與經濟因素——猶太人是基督教農業社會的異質者：

西羅馬帝國於五世紀末崩解，歐洲歷史進入中古時期。統治各處的各個日耳曼部族，也逐漸接受基督信仰。猶太人散居在持續深化的基督教社會中，仍然堅守猶太教信仰，他們不僅是少數族群，而且成了社會的異質者。生命的安危完全不受基督教法律保障，生活方式與職業也受到嚴格限制。在基督教的農業價值觀與中古莊園經濟主導之下，多數猶太人（特別是西歐地區的猶太人）不允許與土地密切有關，因而被排除於農耕與手工技術的行會之外。到處兜售商品、放款取息這類不受基督教想法肯定的營利工作，即成為許多猶太人賴以生存之道。然而透過商業貿易累積的財富，往往比「流汗播種者，必歡呼收割」的農耕收成來得快速。「富裕猶太人」對照「普通、貧瘠基督徒」的相對剝奪感與嫉妒心態，在基督教社會油然而生，也強化對於猶太人的異樣眼光。



戰爭、傷痕與性別

猶太人既然是基督教社會的異質者，中古時期許多統治者為求辨認猶太人，因而要求他們必須配戴特殊帽子，或是服飾上有特殊標誌，也有規範猶太人只能居住於城市邊緣與進入市場的時間……等等限制。這些針對猶太人的約束，目的都是要更清楚的指認與宣稱：猶太人是「我們」基督教社會的異質者。而長期遭到區別與隔離的猶太人，越來越成為社會大眾心中陌生與神秘的族群。不利的耳語、傳聞日漸增多，負面刻板形象也越加清晰。

以十四世紀中期歐洲突然發生黑死病來說，當社會面對莫名無解的大規模死亡威脅時，為了找到足以安撫人心的合理解釋，最快速、也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將禍源指向猶太人——這些「我們」基督教社會的異質者，「他們」早已得罪了神、不信耶穌是救世主，現在又在井中下毒，使「我們」基督徒大量死亡；「他們」是社會災難的來源，更是與魔鬼同一陣線的「反基督者」。這類將猶太人當成代罪羔羊，並且集體妖魔化的現象頻繁出現。十五世紀反猶的傳聞，更藉由木刻印刷而迅速傳播。這些傳聞包括：猶太人偷走基督教聖餐禮的聖體，並褻瀆聖體；猶太人拐走小男孩，用男孩子的血進行神秘祭祀。在德意志地區還出現將猶太人與母豬結合在一起的「猶太母豬」（Judensau）雕刻，公開置放於基督徒皆可進出的教堂建築體上。猶太人的負面形象已從耳語、傳聞，化為具體的視覺呈現，展示於公共空間，基督徒人人皆知，人人睹之。

三、馬丁路德的反猶——以上帝之名鼓吹暴力仇猶：

十六世紀中期著名的宗教改革推動者馬丁路德，在其人生晚年的著作中，也「火上加油」的加碼支持反猶行為！1543年他所寫的「關於猶太人和他們的謊言」（Vom den Juden und ihren Lügen）中，呼籲基督徒用以下的態度對待猶太人，包括：燒掉他們的會堂與學校、摧毀他們的屋舍、拿走他們的祈禱書等信仰典籍、嚴禁拉比教導，違者處死、禁止猶太人通行城鎮之中、拿走他們的現金與金銀珠寶，「所有他們擁有的財產，都是從我們這裡偷走的」。最後，路德提到，給猶太人工具與農具，讓他們流汗賺取自己生活所需。



德國威丁堡城市教堂 Stadt- und Pfarrkirche St. Marien 上的「猶太母豬」雕像。
(伍碧雯攝)

這些今日讀來不可思議的言詞內容，是路德晚年對於猶太族群長期累積的失望、憤怒與深層仇恨的大爆發：對猶太族群沒有改信基督教而失望；對猶太人始終固執拒絕耶穌為救主而憤怒，以及仇恨猶太人出賣耶穌。而晚年的路德已是家喻戶曉的宗教領袖、社會的意見領袖，更是與強大的羅馬教廷決裂，帶領眾多信徒尋找真正的得救之途，並重新深思基督教教義的信仰改革者。他對於任何事情所表達的意見——包括對於猶太族群的看法，很容易獲得信徒認同。對於自己長期居住講學的城市——威丁堡（Wittenberg）教堂，有污辱猶太族群的「猶太母豬」雕刻（參見圖片），他不僅不譴責，反而順著基督教社會千年以來，對猶太族群層累堆疊的負面偏見，繼續以粗俗而骯髒的言詞污衊猶太人。路德反猶嗎？答案：是的！因此 2015 年德國基督新教組織 EKD（德國福音教會組織 Evangelische Kirche in Deutschland）正式宣告「拒斥」路德的反猶言論，表示：遺憾是不夠的！紀念宗教改革，我們不能無視於這段罪惡的歷史。

滅猶——歐洲社會長期反猶的質變

一、自然科學認定「猶太種族」：

中古基督教社會對於猶太人的指認與負面形象，也以視覺圖像的方式展現。一



戰爭、傷痕與性別

些圖像繪製者以老、醜、怪、魔、詐等形象描繪猶太人的外貌：下彎勾鼻的嘴臉、陰險飄忽的眼神，或是僵化的倚老賣老模樣等，讓觀者感覺到猶太人非社會的善類，他們果然是出賣耶穌的道德惡劣者。從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，這類刻板形象越刻畫越醜怪、越傳播越離奇。而猶太族群長期面對這種負面、扭曲又集體性的刻板形象，無奈之外，似乎毫無反擊、反駁的可能。然而，以上這些奠基於中古時期的猶太族群「基本款」形象，在十九世紀體質人類學、醫學、病理學、種族學……等等自然科學研究推波助瀾之下，產生重大的質變——下彎且勾形的「猶太鼻」（Judennase）、招風的大耳、厚凸的雙唇、尖下巴的臉龐……等等，還有其他諸多的身體與疾病特徵，被十九世紀的科學研究（今日已視為「偽科學」）歸納為「猶太種族」（Judenrasse）的典型特徵。至此歐洲基督教社會原本在宗教、社會、經濟、文化習俗等層次的反猶（反猶太教族群），質變為生物性、生理性、種族血統、自然科學論證之下的反猶——反「猶太種族」。此即學術研究上指稱的「反猶主義」（Antisemitism，或譯為「反閃主義」）。簡言之，十九世紀歐洲社會在傳統反猶的層次上，增加了科學反猶的層次；在種族主義科學家的論說中，「猶太種族」就是劣質血統的具體代表；而且認定猶太人就算受洗為基督徒，放棄猶太教信仰，或是努力提升社會地位，成為社會的中堅份子，都無法扭轉或拋棄其劣質的生物本性。因此猶太人不僅是歐洲社會的異質者、外來者、多餘者，而且還有害於歐洲社會。下一步即是政府應該如何處理這些社會的劣質種族？

二、滅猶一黨與國的責任：

歐洲猶太人面臨大規模的迫害與屠殺，並非首見於納粹時期。1453年伊比利半島的猶太人已遭遇滅絕厄運。但是十八世紀開啟的啟蒙思維，講人權、重平等的時代來臨。在深信人類會無止境持續進步的樂觀想法之下，忽略了不曾消失，也未曾解決的仇猶、排猶問題，更掩蓋反猶的深層危險性。當種族主義的科學家，扭曲認定「猶太種族」是長居歐洲社會的「劣質種族」，也等於宣告猶太人是生理退化與墮落的種族。此種理念將歐洲長期的反猶現象，推向極尖銳的高峰。科學不僅發



現問題，也要解決問題；這些科學家確認猶太人的劣質性，當然也要設法解決劣質人種造成的相關問題。

1933 年 1 月上台的希特勒政權，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，也是迄今唯一以種族論點為立國根本，以「生物性反猶太種族」為國家意識型態的政權。執政的納粹黨要以象徵進步、現代、前衛的生物、血統之科學論述，形塑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「生物性民族認同」。為了實踐此願景，被科學認定退化、劣質、低等的「猶太種族」，會玷污、拖累優秀的日耳曼種族，他們當然毫無立足存在的必要。從黨國合一的希特勒政權來看，解決社會中的劣質者，不能僅僅透過隔離、反對、仇視，甚至驅逐等傳統態度與方法；根除、滅絕、全面撲殺，才是徹底解決之道。強烈的「生物性反猶太種族」思想動機，結合理性規劃的 SOP 步驟，用載運牲畜的火車車廂，運送猶太人直達大型滅絕營，再以工業革命流水線的現代工廠運作方式，迅速與確實的撲殺猶太人。納粹要完成歷史上長期的反猶終極任務：從反猶、滅猶到無猶！實踐過程之中，等待被撲殺的大群猶太人，數算他們的單位，不是多少「人」？或是幾「位」、幾「名」猶太人？而是多少「塊」（Stück）？幾「塊」？納粹視這個「劣質種族」是腐壞礙眼的「肉塊」物質。

現今學術界的研究已確知，除了猶太人遭受系統性的大屠殺——在毒死、餓死、病死、槍決之下，至少六百萬猶太人喪命；尚有其他諸多類別且數量龐大的受害者，例如：遺傳疾病患者、同性戀者、斯拉夫人、吉普賽人、共產黨員、左派份子、戰俘……等等，這些被納粹政權認定不值得生存且浪費社會資源者，也一併在撲殺行動中喪命，或是折磨致死。

沒有歷史上長期對於反猶的漠視、放任與無所謂，二十世紀不會突然出現滅猶的屠戮行為；沒有科學界認證「猶太種族」是劣質且退化的群體，納粹無法合理的將滅絕猶太人視為黨國重大責任！反猶與滅猶是無法切割的歷史整體。歐美學界與民間迄今仍努力在此非文明、反文明的課題上找尋更多、更深的內幕，試圖瞭解全貌與真相，也試圖詮釋因果與探求意義，以建立對全人類有警示價值的歷史記憶。♥